

粉条滑溜溜

□杨铁金

吃中饭时,同事买了一碗粉条汤,一条条晶莹透亮的粉条盘曲在碗里,冒着热气,上面还盖着两片三层肉、几段红辣椒。粉条被筷子夹着,长长地往上升,又扑哧一声滑回碗里。她竟然完全不顾淑女风度,将菜碗端起来,凑近嘴边。一头挂在碗里的粉条,另一头连嚼带吸地进了她的嘴里。

看着她吃得美滋滋的样子,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的粉条滋味。

粉条,在永康也叫作粉抽、番薯粉抽。

粉条做菜的方法简单。一种是煮:先将蔬菜帮子、香菇之类炒一下加水煮汤,再加虾仁等鲜味,然后将干的粉条放进去,等它们的身子变软,变得油亮通透,就可以盛出来趁热吃。另一种是炒:先将干粉条放热水里烫一下,待它变得柔软而透明捞出来将水沥掉。用热油将豆芽、红萝卜丝炒得半熟,再将粉条放进去一起炒,加以料酒、酱油、姜、蒜等调味品也就成了。

制作粉条却是件费力、费时的

事情。粉条是用番薯淀粉做的,第一步先要将番薯加工成淀粉。在秋季番薯收获之后,将它们洗净、粉碎,用棉布袋装起来,放在装了清水的桶里鼓捣、挤压,淀粉就从交织了经线与纬线的布袋缝隙里排出来。水逐渐变成又浑又厚的乳白色,静静地放置着,淀粉就逐渐下降,沉积在桶底。上面是一层黄褐色的水,将水倒掉,反复添加清水搅拌,再沉淀一次,将水重新倒掉,这样沉淀出来的番薯淀粉就像石灰一样洁白。

用铲子将板结着的淀粉挖出来,一小块一小块地晾晒到竹匾上,等阳光吸收了多余的水分,它们就成了可以长时间存放的干粉。

如果说制作番薯淀粉是力气活,那么做粉条就是专业活。通常是有人带着工具到村里来加工,也可以自己带着淀粉到作坊去让人加工。

先用少许的水将淀粉调成糊状,边上烧着一口大锅,将有好几层蒸屉的蒸箱放上去,铺上蒸布,等蒸汽上来就用勺子舀上几勺淀粉糊铺开,不一会儿,白色的淀粉糊就变成

琥珀色的透明体,又勺上一层,等蒸屉满了之后,再放上第二格蒸屉,再重复着上面的程序。火烧起来,蒸汽充盈着盖子捂着的蒸屉。到时间了就将蒸屉一格格地拿下来摊开冷却。待到手摸软琥珀体时,既有弹性感,又有韧性感,就将它们从蒸屉中逃出来从两边用木块夹住。在它上面用带细孔的刨子快速地推,细长的条儿随之而出。手一抓,一把橡皮筋似的新生命就颤抖着喜悦横空出世。它们一束一束地被放到竹匾上,阳光下,渐渐固定成带曲线的干条儿,变得很脆,一折就断。用粽叶分出来的细线将它们一小捆一小捆地扎起来,成了。

或许是甘甜的番薯主要用于食物和饲料的缘故,再加上制作的繁琐,我小时候是难得吃到粉条的。

一般只在过年或宴席上才能吃上猪肉炖粉条之类的佳肴。特别是卷小麦饼时,用炒粉条做馅,那是最有嚼劲的,咬在嘴里,滑爽又有弹性。

粉条的那种滑溜,那种劲道,就是回味儿时过大年的最好理由。

故乡词

杨方

没有埋葬过亲人的地方,不能称之为故乡。不知道是谁说出了这句让我心疼的话。

2015年春天,父亲离世,埋在了乌鲁木齐一片洒满阳光的墓地里。父亲生前从没有过在乌鲁木齐生活过,之所以选择一个陌生的地方作为归宿,是因为弟弟在昌吉,这样,死去的父亲能够离弟弟近一些。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也搬去了昌吉,伊宁市胜利巷的那套房子卖给了一个陌生的维吾尔族人。从此,伊宁似乎与我再无关联,我不知道回到伊宁还能去看谁,还能推开哪扇门,安放我疲惫的身体。满大街的人,都与我擦肩而过,都和我毫无关系。而没有了父亲,整个伊宁成了一座可怕的纪念馆,斯大林街、胜利巷,巷子里高大的白杨、白杨树上的月亮,都成了纪念馆里的遗物,都在提醒我,父亲曾经在这里陪着我长大,现在我已经失去了他。我不知道没有父亲墓地的伊宁,算不算故乡。故乡这个词,是否随着父亲的死,尘土一样被大风吹到了天上。从此我走在一条条路上,但所有的路都不再通往故乡。故乡被父亲带到了另一个地方。

想到这些,心里无限的凄楚,双手一边敲打键盘,一边交替着抬起来,抹去汹涌而出的眼泪。如果时光可以回转,我不奢求更多,只求回到2012年,那一年白雪堆覆盖着世界,父亲坐在胜利巷温暖的房子里等我,而我正从东到西穿越大半个亚洲大陆,一点一点向故乡靠近。我向北的途中,候鸟正往南飞,群羊正回到冬窝子,它们从一座山上下来,穿过公路,去往另一座山。我惊诧这么多生命,集中在一起,被一只头羊带领着,回到世界的原处,它们像一些蓬松的事物,脸上一律保持着做梦的表情,全然不理睬汽车喇叭的鸣响。好像回家的路是它们的,我这个同样赶路回家的人,被它们挤到了路边。这时,诗歌的旋律在心里一遍遍响起,路途中没有纸,我用铅笔在随身所带的书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些诗句。当我写到万物灵动,幼畜初生,那群羊已经从我

眼前飘向了天边。

说起回家的路,我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次。最早的时候,是年少时在江南短暂的停留,当我走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故乡熟悉的白雪、山岚、瀑布和流云,闻到了故乡青草和白杨的气息,我感觉自己离开了一个世纪那么长,而我将到达的地方,是一个母亲子宫般温暖的安全所在。那时候,我从没有意识到,有一天我将永远离开它,我将一次又一次疲惫而忧伤地走在回故乡的路上。

果子沟是我每次回家时的必经之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西行,经过戈壁中荒凉的五台、四台,然后是赛里木湖边的三台。赛里木湖是上天赐予的湖泊。这个高山冷水湖像是时间的湖泊。每次走到这里,赛里木湖的蓝一下子在我面前铺展开来,天庭的光泽与水光相辉映,湖仿佛是一个面积巨大的神话,我看见它的一部分的时候,它的另一部分正在一点一点融入蓝色而低垂的天穹。我怀疑自己不是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是旅行到了天上。冷冽的风吹走了熟悉的一切,包括前方的道路,我将要去往的城市和居住的胜利巷。作为一个路过此地的人,我不可能对一座湖知道得更多。赛里木湖应该是曾经征服此地的蒙古人的语言,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

伊犁是我的出生地,是所谓的开辟鸿蒙,即世界对我最初的启蒙和介入,一个人少年时期的生活,直至白发苍苍也还记忆犹新。如果写诗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那么这个记忆方式,从出生地开始,到葬身地结束。我在故乡的生活,给我带来一生的影响。它决定了我的思维,想象空间,甚至语言用词。西域的荒凉决定了我写作的荒凉,西域的开阔决定了我性格的开阔。这些年,我对故乡有一种无限亲近又无限疏离的感觉。我回来了,同时我又是再也回不来了。人生就是这样,有回忆,有回忆的光,有成群结队的家畜和漂泊。有消失,有冰释,有大脑和死亡,有高大的树木、纸一样开放的花朵。从新疆到浙江,这

些具有明显差异性的地方,常常让我有一种恍惚不定的感觉。新疆在西北以西,江南在长江以南,新疆或浙江,我不知道自己该属于哪里。正是这种不安定的感觉,给我产生了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美以及疼痛。我知道自己不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走在通往故乡的路上。我对故乡的回归是永恒的。

在这里,我想让时间再一次回到2012年。那时候,我还没有丢失掉故乡,那时候,父亲还在,胜利巷还在。我还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正穿过纵深的果子沟,抬头看见天山山脉最高的峰顶,只有时光耸立在那里,只有明亮的风吹拂着那里。我邻座的锡伯族青年,递给我一个新鲜的苹果,他微笑的眼睛像山岗上闪烁的星星。他向我说起他所居住的纳达旗牛录,说起伊犁河对岸田野里他种植的蓝色胡麻和秋天的甜菜,说起他院子里的苹果树,他的叮当作响的马车。我打开书,在晃动的客车上用铅笔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他的纳达旗牛录,写下诗歌的结尾:他的眼神像挂在贴木里克山冈上蓝光闪烁的星星。很多时候,我怀疑自己已成为隆起山梁的一部分,那么地接近,一生都可以望见,一生都不能到达。

我合上书的时候,他不知道我已经在我的诗里写下了他。他不知道他成为了我诗里的一部分,成为我故乡温暖的一部分。我庆幸自己没有买到从乌鲁木齐飞伊宁的机票,我庆幸自己临时上了这趟疲惫的长途客车,庆幸座位旁坐着这个美好的锡伯族青年。下车后,他远去的背影肩膀宽阔,让我想到一座隆起的山梁。

2012年,我推开胜利巷的家门,看见父亲坐在一楼的客厅,茶几上摆满了我喜欢的零食。我在父亲身边坐下,一只手忙往嘴里塞苹果干,一只手打开书,写下这首诗的题目。时间在这首诗的题目上停住,父亲永远坐在那里,我永远坐在父亲身边。而这首诗,永远潦草地留在一本书的空白处,还不曾被人读到。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彼岸花 (外二首)

陈金清

一丛彼岸花开在彼岸 随风而红
真像孙女发辮上的红头绳

小溪很小
一场大雨就让我的想象有了新的宽度

爬山虎不是虎,它在爬树
小松鼠跳来跳去,忙着为枝条疏果
麻栎树被麻了几百年,至今还未恢复味觉
鹰击长空,翅膀扇起哲学的高度

它们都是森林的主人
我只是匆匆而过的时间的房客

若干年后,彼岸花依然开在彼岸
默默地看流水,看森林,看天空,看风云
而我,只能站在虚无处
静静地看彼岸的自己

拣橡子的男人

她躺在塑料藤椅上
脸色像霜打的树叶。
他弯腰递给她一杯吹了一会儿的热茶。
深秋的风从山涧吹来
瘦高的橡子树微微抖动。
一个橡子掉进茶杯里
溅起几声惊叫。
一个橡子直接从树上掉进茶杯的概率
数学老师也算不清楚。
有些故事的发生仅仅是命运的巧合。
后来她躺进禅源寺玉林国师塔的小方格里。
他在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
每天他都会在禅源寺周围打转
仿佛在老家房前屋后散步。
橡子成熟时他拣掉在地上的橡子。
拣一个抚摸一会儿,拣一个抚摸一会儿。
像个橡子,八年了
他还没有从茶杯中走出来。

古稀训

磕头不如撞钟
嗟来之食伤舌,汗水煮饭养胃

珍惜每一次睁眼
只看太阳,不看黑夜

大脑莲花,小脑菩提
左边的脸肿了,再送上右边

爱我所爱
恨无所恨,唯独那个被我越拖越长的身影

白云已去,晚霞犹酣
蚂蚁也怀天穹之阔